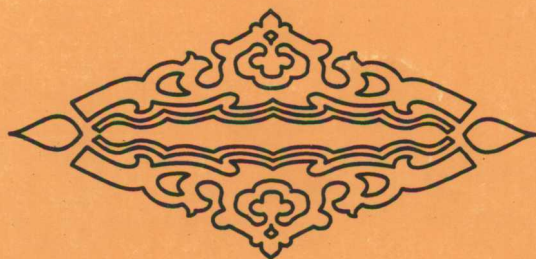


印尼僑生
馬來由文學
研究

印尼 Jakob Soemardjo 著
林萬里 譯

(內附林萬里著文六篇)



群島文藝出版社

譯文

印尼僑生 馬來由文學 研究



印尼 Jakob Soemardjo 著
林萬里 譯

(內附林萬里著文六篇)

林萬里 敬贈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日
於下陸

溫北炎先生雅正

群島文藝出版社

目錄

一個來自中國的故事

通俗馬來由文學的黃金時代

總是被當成馬來由華人文學

十九世紀中葉椰加達生活素描

一九一九年出版的劇本《假冒的上帝》

上海少女與華僑青年的愛情故事

馬來由華人文學之父

印尼的第一部戲劇腳本

羅宏貴的故事

《三國》在印尼

馬來由華人文學里的詩

印尼僑生馬來由文學產生的社會背景

附錄

印尼僑生馬來由文學

訪問郭悅娘

查出了誰是 A. S. 達努維勒加

游巴黎訪蘇爾夢

訪耶谷·蘇瑪爾卓

談魯迅短篇小說的印尼語譯本

JAKOB SUMARDJO

林萬里

一個來自中國的故事

——印度尼西亞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紅蜘蛛》

● Jakob Soemardjo

(耶谷·蘇瑪爾卓) 林萬里譯

印度尼西亞最早的，用當時廣大印度尼西亞人民所能理解的語言來寫的第一部小說《紅蜘蛛》，是於一八七五年由巴達維亞（今椰加達市）奧克里維伊公司（O GILVIE & CO）出版。根據法國考爾丁·莎爾門女士（CLAUDINE SALMON）說，這部小說是由法國作家邦·捷士（PONT-JEST）的小說《L'ARAIGNEE ROUGE》改寫的。《紅蜘蛛》這一部確實有三百六十頁那麼厚的小說是講述：「這個名為紅蜘蛛的故事，就是一個來自中國的故事。」在原来的書上沒有標明改寫者的姓名。但根據一位作家趙雨水先生（T. IO IE SOEI）說，這部小說是由新聞記者H.D.維克爾（H.D. WIGGERS）改寫的。這一位新聞記者是F. 維克爾（F. WIGGERS）的父親。F. 維克爾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著名的新聞記者及通俗馬來由語文學作家。

這部小說所採用的語言似乎是檢拾習慣於荷蘭人聽覺的口頭語。像「BOLEH」被寫為「BOLE」，「BECERAI」被寫為「BERTJERE」，「RUMAH」被寫為「ROEMA」，「SAYA」被寫為「

SALJA」，「DIA」被寫為「DIA ORA NG」。

下面是第三章的摘錄。故事是從捕拿犯人開始：「那個跟隨獄長一起走進對秀房間的人是法官，他必須檢查名林青年被謀殺的案卷。中國的法律規定，凡是法官在執行檢查任務時一定須有劊子手陪同。使得犯人會有深刻的認識，即法官嚴酷的判決將會執行不誤。」或者接着下一章的摘錄：「早上八點鐘的時候，雖然人們處在二月份的月尾，但是曙光仍舊揭開了廣州市美麗的一天的生活。廣州這是一個比其他中國南方城市更優越的城市。」這就是在十九世紀時，被時被報紙所採用的通俗馬來由語。在印度尼西亞各大城市裏的印度尼西亞人，荷蘭人、或者中國人，都用這種語言。這種語言比起貴族馬來由語而以後被殖民地政府規定為正式官方馬來由語，被運用得更加廣泛。

這種小說可以歸入流行小說一類，它綜合了偵探故事和復仇的主題，像我們常見的武俠小說，美國西域故事和類似傳統的《基度山恩仇記》。小說沒有顯示涉及現實和生活的問題，僅僅是爲了反映一個

故事而去尋找有吸引力的事件。盡管如此，但從社會生活的角度來說，它所反映出的十九世紀中國南方人民的社會生活，倒是很有吸引力的。這個故事的地理背景是廣州市及其鄰近的地區。而反映人物的範圍包括了警察、海盜和鴉片走私犯。同時隱隱約約反映了聞名的太平天國暴動。

故事是以名叫林的新郎（財主之子）在新婚之夜被謀殺開始。新娘劉秀（即劉寡婦的獨生女）被指控爲兇手，被逮捕並拘押於牢獄等候法庭的判審。當時，劉寡婦的一個侄兒名叫義德的青年也被指控涉嫌謀殺案。這位默默地單戀着劉秀的年輕人是在一座佛教寺當老師。在一個名叫明的法官主持下的法度，最後判定劉秀和義德兩個人一同殺害了劉秀的新婚夫婿。這個決斷是基於劉秀本人在法庭上的招認。經過殘酷地折磨後，強加在劉秀和義德身上的判決是死刑。但是地方法庭欲執行死刑之前，必須等候北京方面的允准。這個判決給予劉秀的母親一個重大的打擊。因爲她堅信，她的女兒和侄兒不可能做出這樣卑鄙的事情。當這個悲慘的母親將要離開法院的時候。她被一位英國人名叫柏金

斯的上尉擋住去路。柏金斯上尉是一家商店的店主，同時也是鴉片走私者。他告訴她說，他堅信如果劉寡婦肯去拜謁總督的話，她的女兒可以免於死刑而獲得自由。

不幸的母親帶着柏金斯上尉的一封信介紹信去拜謁總督。這位在英國受教育的總督，當他知道明法官做出冒失輕率的判決時，感到非常氣憤。而由柏金斯上尉呈給總督的證據，證實兇手不會是被殺害者的妻子劉秀。謀殺應該是由具有力體格的男人幹的，不可能是由一位十五歲稚齡少女幹的。因此明法官被總督召去並威脅要鞭打一百大板並革職，如果無法找到確實的證據及實在的兇手。在這種情況下，柏金斯上尉出而去接近明法官，表現出要挽救明法官處於將被革職的險境裏，柏金斯上尉規勸明法官去調查劉寡婦家裏的女傭人並錄取口供。但是在調查尚未在進行之前，而劉家的女傭人已經被別人先綁架。

後來被證明禍源確實來自劉家一個名叫美秋的女傭人。謀殺案發生之前，美秋認識一位在劉家附近開設肉店的青年迪周。區裏的兒童都稱呼迪周為「紅蜘蛛」，因為每天在他的肉店裏，可以看到紅淋淋的血流淌着。有一天劉秀在花園裏澆水的時候被迪周瞧見而一見鍾情。愛情被深深地理在心底很長時間以後，直到有一天他發現，經常向他買肉的美秋原來是劉家的女傭人時，他就利用美秋，通過她把情書轉遞給劉秀。每次都給予酬勞表示感謝。

這個年輕女傭人美秋，原來在欺騙玩弄迪周，只是賺取做「媒人」的酬勞，而從來未曾把情書交到女主人手裏。因為美

秋確信劉秀不可能會去理睬迪周。而美秋所製造的愛情會被接受的假象，給予紅蜘蛛一種希望。她周心裏燃燒着的愛情烈火要求會見那他崇拜的少女。美秋答應了要幫忙實現這個願望。可是劉秀沒有出現在約會的地方。那以後美秋也無影無踪。最後迪周發現劉秀很快就要跟一個名叫林的青年結婚，林是富商的孩子。那時候起，紅蜘蛛把肉店關閉掉，他本人也消失於市區裏。後來被證實參加了一百枝蓮一的海盜集團。在原來叫貝浩的頭目被捕以後，他成為該海盜集團的首領。這些海盜對於鴉片走私者是採取敵對態度的。所以像柏金斯上尉這種人就時時設法去消滅海盜。

紅蜘蛛對「愛情背叛者」的仇恨，促使他去刺殺新郎於洞房花燭夜，同時嫁禍陷害劉秀入獄服死刑。由於刻骨的仇恨造成他魯莽的舉動。他擋住押送囚徒由醫院回去的隊伍，把自己的相貌暴露於劉秀面前，同時申明要將劉秀吊頸處死來報仇雪恨。

根據相貌的特徵，最後明法官和柏金斯上尉知道誰是兇手。他們忙於著手聯絡廣州的丐幫首領，要求丐幫首領指出一百枝蓮一海盜的老巢。同時又對海盜頭目貝浩以赦免死刑換取協助。根據他們指點，猛攻海盜巢穴。雖然柏金斯上尉方面造成巨大傷亡，盡管海盜被消滅，但是紅蜘蛛的屍體沒有被發現。

本來被認為已經死亡的紅蜘蛛，又出現在明法官拈花惹草的小艇上。最後紅蜘蛛被逮捕並解上法庭。可惜首要證人美秋

已被紅蜘蛛手下殺掉滅口。在法庭上，紅蜘蛛才明白，原來愛情故事的不幸的根源全是來自美秋一個人。紅蜘蛛在切片酷刑下死去。劉秀和義德被釋放。最後他們倆人結婚……

我們所看到的這部很厚的小說，具有豐富的內容是不重要的。問題是由於心碎而產生的仇恨故事被安排得牽強不自然，還留下人工斧鑿的痕跡。但突出的是講述故事的技巧和對人物的描寫實在是無與倫比。作者給予我們深刻印象的是，用講述故事的熟練技巧，把情節鋪開得非常靈活引人入勝。

對迪周的心理描寫，當他的內心被愛情的激動衝擊的時候，一下子因充滿希望而燃燒起來，一下子又因絕望和被妬嫉燒傷而沉淪，這些都被作者描寫得非常生動及富有生命。而且懸念一直被保留在整個故事中。

這部小說的另外一個特色，從社會生活的社會情報的角度來說是非常豐富。作者對中國南方珠江流域的地理常識非常熟悉。對於底層人民的生活，包括生活圈子、個性、道德都十分詳細表現出來。對於乞丐及其幫主的描寫異常生動。警察為偵查案情而勾結匪徒裏的知名人士，並以庇護作為交換條件的事情，已經有很久的歷史。乞丐幫主願意向明法官和廣州警察提供情報以換取乞丐們可以在貴族公園前行乞，這樣乞丐們將會有更好的收益。

對於一部傳統消遣小說或者流行小說，其實從幾種角度上來說，「內容」或者「訓示」或者「題材」。這些都不重要。

而重要的是需要精彩的故事情節，突然爆發出的驚愕，緊張和意料不到的事件，具有中國故事的特徵，喜歡描寫「死而復活的主要人物」，像已看到的紅蜘蛛的經歷。在柏金斯上尉剿匪中，這個主犯已經被描寫在決戰中死亡，但是突然間又在溼淫的小艇裏出現。

這部小說比較突出的用意是替那些英國人鴉片走私者袒護，這個故事所發生的一切的主腦是柏金斯上尉。他是推動一切的幕後操縱者。他的英勇機智勝過精通業務的警長和總督。小說似乎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即西洋人的思想更優越於亞洲人的思想。可能就是這個原因，這部法國小說才被選中，被譯成或改寫成印度尼西亞語出版。因為那個時候人們正在渴望學習西方文化。在這部小說裏對西方現代化的思

譯者按：

看了上面那篇椰谷·蘇瑪爾卓 (KOB SOEMARDJO) 先生的文章之後，發現印尼現代文學裏，最早出版的第一部小說《紅蜘蛛》(一八七五年)，其內容竟是來自中國的故事。筆者感到十分驚奇之外，又引起莫大興趣。為此立刻把它翻譯出來。

根據印尼文學史傳統的觀點，似乎毫無異議，大家公認印尼文學史上第一部出版的流行小說是《那個嘉明和那個約漢》。這部小說是墨拉里·西列卡爾 (MER-ARI SIREGAR, 一八九六年六月十三日—一九〇〇年四月廿三日) 先生改寫來自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崇拜得到深刻的反映。

《紅蜘蛛》在那個時候不是唯一的一部翻譯或者改寫小說。還有《魯賓遜漂流記》(一八七五)，《水手與柏的故事》(一八七六取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以及根據伊達栢拉費爾女士 (IDA PEEL-FER) 的經歷而寫的《一個女人環遊世界的經驗》(一八七七)。這些當時被選擇的作品是以流行小說為主。像以後被許多翻譯或改寫的柯南道爾 (CONAN DOYLE)、羅默爾 (ROHMER)、迪俄勒西 (D.OREZY) 等作家的作品。

無論如何，第一部在印度尼西亞出版，而它的語言至今仍然能夠被現代的印度尼西亞人民所理解的小說《紅蜘蛛》，比起在一九一九年由墨拉里西列卡爾 (M-

荷蘭的作品，於一九一八年出版。

椰谷先生從法國女學者，印尼文學權威考爾丁·莎爾門女士，關於「馬來由——中國文學」的專論著作中，發現了最早的通俗馬來由語流行小說《紅蜘蛛》。它的出現要比《那個嘉明和那個約漢》更早期的四十二年。經椰谷先生多方努力，終於找到了該書原版本。此書除了少缺封面，其內頁計有三百六十六頁，全部齊全。椰谷先生手裏保存着該書的影印本，而原書現存於一位名叫米拉·西哈爾達 (MYRA SIDHARTA) 收藏家手裏。此人是一位心理學家兼作家。據椰谷先生說，該收藏家手裏還保存着，有關通俗馬來由語所寫的中國小說一百多種。我們希望這些資料

ERARI SIREGAR) 出版的《種種苦難》(AZAB DAN SENGARA)；比起目前被認為印度尼西亞最早的小說《那個嘉明和那個約漢》(SI DJAMIN DAN SI DJOHAN)。這由墨拉里西列卡爾改寫，於一九一八出版的小說，顯然是更早得多。看了這個情況，因此印度尼西亞文學史似乎應當重新編訂。那種只認為只有有用貴族馬來由語來寫的小說，才是值得被承認是屬於印度尼西亞文學的狹隘觀點必須重新檢討。

一九八六年六月卅日夜於印尼萬隆
(本文原名：《顯然印度尼西亞文學史必須重新編訂》，副題為「紅蜘蛛」一八七五年的小說，刊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思潮》報第六版上)

能給予椰谷先生許多方便。因為椰谷先生正在致力於「馬來由——中國文學」的研究。

作了以上說明之後，現在讓筆者介紹一下該文作者椰谷先生。他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出生在中爪哇卡拉登市。畢業於萬隆師範學院歷史系。現任教於萬隆舞蹈藝術學院。講授文化史和文學史。一九六九年開始在印尼好幾家報章雜誌上發表小說及有關文化和文學的評論文章。這些文章後來集成專書出版。主要的計有：《當代印尼小說評論》(一九七九)，《印尼的社會和文學》(一九七九)，《印尼流行小說》(一九八一)，《短篇小說寫作》(一九八一)。

誕生一百週年紀念



郭德懷像

在印尼華人集團的通俗馬來由文學的領域裏，我們知道有着五個階段：第一，開創時期（一八七五—一八九五），內容是翻譯來自西方和中國的文學作品，或者是重寫印尼古代傳奇故事，還有發展了新形式的敘述長篇故事的詩，這時真正的現代文學作品還沒有出現；第二，覺醒時期（一八九六—一九一一）就是真正的流行小說出現的時代。這些作品不管是由哪一個作家集團寫的，或者土生華人作家，或者

荷蘭人作家，或者印尼土著作家；第三，發展時期（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就是創作真正的文學作品壯大起來的時代；第四，黃金時代（一九二五—一九四二）就是以出現眾多的作家羣及出現形式多種多樣的作品，構成了大豐收的時代；第五，退潮時期（一九四三—一九六〇）就是這種通俗文學的創作逐漸衰退的時候，最後以華人作家自動併入標準印尼語的文學隊伍而告終。

這裏要談到的作家郭德懷（Kwee Tian Hoay），他是被包括在這個華人集團的通俗馬來由文學的黃金時代裏。他於一八八六年七月卅一日在茂物出生。因此到了今年，正好是郭德懷誕生一百週年。他於一九五一年逝世。在通俗馬來由文學裏，他佔着很重要的地位。我們似乎需要了解一下當時的情況和知道在這個專業裏誰是當時了不起的主腦人物。

郭德懷是郭佔豐（Kwee Tian Hoay）家裏的最小孩子。他的父親郭佔豐是一位從福建省南安縣南來印尼的移民。小時候他就讀於用閩南話授課的私塾。到了十九歲他才開始學習馬來由語。他最喜歡的一部流行小說是《左納的故事》（Tje-tia Si Fonat）。這是一部由一位名叫邦克馬南（E.D.J. Pangemanan）的記者所寫的，於一九〇〇年出版的小說。以後他跟一位名叫馬哈拉甲（S. Maharadja）的印度人學習英語。這時候西方文學和印度文學吸引着他。同時也被各種宗教信仰吸引着，開始學習有關的各種著作，像佛學、儒學、道教和通神學，甚至回教。這一

通俗馬來由文學的 黃金時代

——印尼華裔作家郭德懷先生

● Jakob Sumardjo (耶谷·蘇瑪爾卓)

林萬里譯

切他是通過馬來由語和英語著作來學習的。

他的寫作生涯是從一九〇二年在《立報週刊》(Li Po)上發表一篇題為《華人官員們的問題》的文章開始的。以後出現的其他文章，多刊在通俗馬來由語出版的報紙，像《巴達維亞之星》(Bintang Betawi)及《和報》(Ho Po)。而他的作家生涯開始於一九〇五年，首先以處女作《約淑哥·奧芝達》或者一個日本女人的復仇》(Yoshuko Ochida Atawa Pembalasan Satoe Pramooan Japan)開始。這篇小說是連載在茂物出版的《和報》報紙上。

一九二〇年他搬到茂物附近的芝朱鹿地方經營木薯農場。他的創作生涯開始發展起來。他給《新報》(Sin Po)寫了許多作品，大受讀者歡迎。以後他被聘到一家在萬隆出版的《新民》(Sin Bin)日報報館出任編輯。再後又兼任兩家雜誌社的編輯，一是《展望》雜誌(Pano Rama)，一九二六—一九三二；另外是《展望之寶》月刊(Moesika Panorama)，就是以後改組成《流行小說之寶》月刊(Moesika Romans · 一九三〇—一九四二)。

作為文學家的郭德懷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了十六部長篇小說和八部劇本。此外又寫了許多文學批評、電影評論和社會評論，還有有關宗教的著作。他的著作統統加起來超過一百十四部。在他的流行小說《約淑哥·奧芝達》(一九〇五)出版以後，他才開始寫劇本，一九一九年出版了

題為《假冒的上帝》(Allah Jang Pals-oe)。到了一九二四年他的第二部小說才出版，這就是《被損害的貧賤女人》(Djadi Korbannya Perempoean)。在一九二六年又出現了一篇十分出名的小說。那就是《來自芝根邦的玫瑰花》(Boenga Roos Dari Tjikembang · 一九二七)。這一部小說使他在華人通俗馬來由文學裏名聲不朽。後來出版的小說計有：《來自克拉克陶的悲劇》(Drama Dari Krakatau · 一九二九)；《柏芬迪古爾的悲劇》(Drama Di Boven Digeel · 一九三〇)；這一篇是他的代表作：《看元宵節》(Nonton Tiapgame · 一九三〇)；《神奇的少女》(Gadis Moedjijat · 一九三〇)；《無燈的腳踏車》(Zonden Lentera · 一九三〇)；《一個舞台女伶的生活》(Penhidoean Satoe Sri Panggoeng · 一九三二)；這是他作品中比較重要的一部：《來自墨來比的悲劇》(Drama Dari Merapi · 一九三二)；《蘭花的精神》(Sumangentja Boenga Tjempaka · 一九三二)；《來自查拜的俠客》(Pendekar Dari Chapei · 一九三二)；《一朵石竹花的經驗》(Pengalamannya Satoe Boenga Anjelier · 一九三八)；《石竹花一書的故事》(Lelakon Boekoe Pengalam Annja Satoe Boenga Anjelier · 一九三九)；《那個戴着藍色假面具的少女》(Tioe Nona Jang Bertopeng Biree · 一九四一)和《香的烟和沉香木》(Asepnja Hio Dan Kayu Garu · 一九四〇)。劇本計有：《活的屍體》(Mair Ideop-

一九三一)：《小偷》(Pentjoeri · 一九三五)；《最貴重的裝飾》(Barang Perhiasan Jang Paling Berharga · 一九三六)；《胡椒粒》(Biji Lada · 一九三六)及其他等等。

此外，他也寫了許多短篇小說，刊於《流行小說之寶》月刊上。

他的文學作品的突出特徵是：第一，富有教育性的特徵。對於郭德懷來說，他所創作的小說或劇本，都成為表達訓示和教導的工具。通過作品表達出對某些問題被認為最正確的觀點。因此郭德懷的大部分作品，都存在一種明顯的傾向。可以說，他的流行小說是具有傾向性的小說。小說只是他進行教育的工具。在大部頭小說《來自查拜的俠客》，傳達了他的訓示，表示他的觀點，那就是土生華人婦女是那個時代的先進婦女。在小說《一朵石竹花》和《香的烟和沉香木》。他教育土生華僑應該繼承他們老一輩的傳統風俗習慣，在每個人家裏應該設立祭壇，使得每個人都能隨時向祖先祭拜；在《一個舞台女伶的生活》裏，他解釋了，我們應該尊敬舞台女伶。在舊社會裏，他們的職業被認為是下賤的，因為充滿着桃色事件。在這部小說裏他指出郭德懷的舞台女伶不是一位生活腐敗的女伶。相反的，她們是受教育的知識婦女。比起那種奢侈和顯耀一時的生活，她們更多地重視精神生活的價值。

第二個特徵，那就是他一部分作品的及時性特徵。對於郭德懷的作品來說，是表現社會生活的脈膊。如果他所寫的流行小說具有教育性，係上面所說的，那麼他

寫下的，不是沒有社會環境的理由。他把香的烟和祭壇當作一個問題提出來，因為他看到，在印尼的一部分土生華僑社會裏，祖先遺留下來的風俗習慣開始被遺棄。還有在大部頭流行小說《來自墨拉比的悲劇》和《來自阿克陶的悲劇》裏，變成設法去「迎接」那個火山爆發的事件。趁着社會上人們還注意着這個恐怖的事件。因此郭德懷就利用這個自然災害的恐怖事件為背景，來編寫了故事。也同樣，他的重要作品之一《波汶迪古爾的悲劇》，他寫它時，是當社會上的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波汶迪古爾的時候。我們可以理解，當他在芝朱鹿已經擁有自己的印刷廠之後，這些流行小說是自行出版的，同時他自己也出版了雜誌。郭德懷「經營」小說或者故事的策略，是在其內容富有傾向性的文學作品裏，提起衆人所關心的各種事件。尤其是涉及到有關通神學和佛教的學說。

他的文學作品的第三個特徵是現實主義流派。郭德懷的全部小說，其事件彷彿是在歷史上真正發生過一樣。他作品裏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能夠緊緊地扣住那個時代的社會現實。譬如說，在《來自墨拉比的悲劇》裏，他把主人翁一位華僑青年安排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市）的雜誌社裏。同時，他也多次用書信的形式來寫。至少他是在設法使讀者確信，那些他所虛構的事件，實在很可能會在現實生活裏發生。他的寫作技巧被掌握得非常成熟。作品的氣氛十分生動和能夠緊緊地抓住讀者，當緊張出現的時候，他的現實主義手法可能是受惠於記者生涯的豐富經驗。寫作

上的流暢和細膩，可能也受惠於記者生涯。還有他挖掘現實社會裏的真實事件的技巧，更加吸引人。

他的文學作品的第四個特徵。在他的文學作品裏總是出現通神學，或者玄學，或者以現在的說法是一種來自佛教流派的信仰。在他的作品裏，對因果報應的輪迴說的信仰，似乎可以說，一直被表現出來，有時以附帶的方式，有時以廣泛詳細的方式。

這些就是我從郭德懷一些小說裏發現的，他的小說的主要特徵。我還沒有機會能夠把郭德懷的著作全部看完。對於他作為文學家來說，有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就是安排情節的技巧是無與倫比的。以致懸念不斷地出現。促使讀者希望盡快地看完故事。雖然他更多地寫長篇小說（大約五百頁），但是他的作品引誘力量仍然被保留着。

他的幾種從文學作品中表現出來的觀念是非常開明豁達。郭德懷顯然作為一個客觀的皈依同化的人。在小說《來自墨拉比的悲劇》，還有《來自芝根邦的玫瑰花》，他清楚地描寫了異族通婚，華人青年與土著少女。同時，這種婚姻爲了愛情而堅持下去。雖然大家公認這種婚姻之後，接着男方允許再跟華人少女結婚。雖然事實是華人青年最後再跟同族少女結婚。可是他們也因跟土著少女離婚而遭受痛苦。郭德懷不反對那種異族通婚。甚至在小說《來自芝根邦的玫瑰花》裏，描寫了土著少女的墳墓，被遷移到華人家族的墓園。

他也是一位爲保衛馬來由——中國文學的生存而鬥爭的鬥士。通俗馬來由語必須在與凡奧飛遜的馬來由語（這是他用的詞匯）的競爭中被捍衛。因爲這種語言在社會上顯得更生動。他對被評價形式不能吸引人的圖書局的文學作品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因爲它不像通俗馬來由文學那樣生動。

郭德懷雖然看了很多西方國家的書籍。而他却相當守舊。在一些小說裏他推崇他的祖先，被認爲這是來自中國的中華民族的遺產。他指責身爲現代人類，而太重視「物質」生活的人。他更傾向於華人婦女不要太時髦。他更尊敬那些跟着傳統還有聯繫的華人婦女。雖然他贊成婦女應該有所進步，但不要講究時髦。

在政治觀點上，他不喜歡一心一意跟着華人的態度。他的態度是一心一意印尼化。爲爭取華人代表在議會的地位而鬥爭。

這一些是我對作家郭德懷的看法，他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他是一位辛勤寫作的作家（他經常工作到深夜），這個看法是暫時性質的看法。因爲還需要對着他那龐大的著作進行閱讀。對他必須進行全面性的評價。

也許是適當的時候了，如果在今年給他出版一部郭德懷誕生一百週年紀念的專集。他是一位博覽羣書的作家。在文學創作的過程中，表現出高度熟練的寫作技巧，和始終對於社會生活有着敏感的反應。（原文刊於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九日《人民思潮》報第六版）

總是被當成馬來由華人文學

——通俗馬來由文學各時期的劃分

(印尼) 耶谷·蘇瑪爾卓 (JAKOB SUMARDJO)

林萬里譯

通俗馬來由文學，不只是由在印尼的土生華人階層來寫，同時也是由土著階層和荷蘭人階層來寫的。不過大部分的通俗文學作品還是由土生華人階層創作的。根據考爾丁·莎爾門女士說，這些作品總共計有三千零五部作品，它包括虛構和非虛構的作品、詩歌和劇本。按照考爾丁·莎爾門著作裏的統計是：七十三本劇本；一百八十三本詩歌；一千三百九十八本長短篇小說；二百三十三本翻譯來自西方的文學作品和七百五十九本翻譯來自中國的文

學作品（譯者按，在三千零五本裏，其中有二百四十八本是佚名作品）。

而由土著階層和荷蘭人階層所寫的作品，比較起來是少得多。土生華人作家和翻譯家計有八百零六人，而非土生華人的作家只包括：維克爾；邦克瑪南；H·康默爾；HFR康默爾；迪爾多阿帝蘇約；哈夷木帝克；瑪斯瑪爾國卡多迪克羅摩和斯馬溫等八個人。他們的作品不很多。大部分作品已經散失，已經不爲人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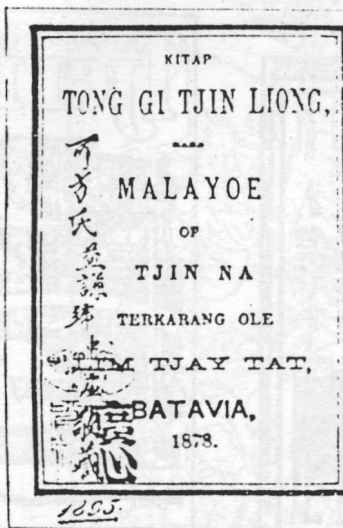
這種文學在印尼向來被認爲是最古老

的現代文學。以現代文學形式出現的通俗馬來由語文學。它的出現爲甚麼更早於地方言文學和印尼文學。答案是基於語言的社會背景和該文學的背後支持者。

通俗馬來由語或者叫做集市馬來由語或者叫做柏達維（即椰加達）馬來由語，自十九世紀或者至少是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似乎已變成當時人們交際的語言。這個語言是混合了馬來由語、中國語、印尼地方方言、荷蘭語和英語。其中的荷蘭語和英語的滲合，是自文學家們開始創作



一八八七譯本《古今奇觀》的插圖



●林才達所著《馬來由通書》一八七八年在巴達維亞（今椰加達）出版的封面



●林才達一八七八所著《馬來由通書》一八九九年在新加坡印刷的封面



一八八七譯本《古今奇觀》的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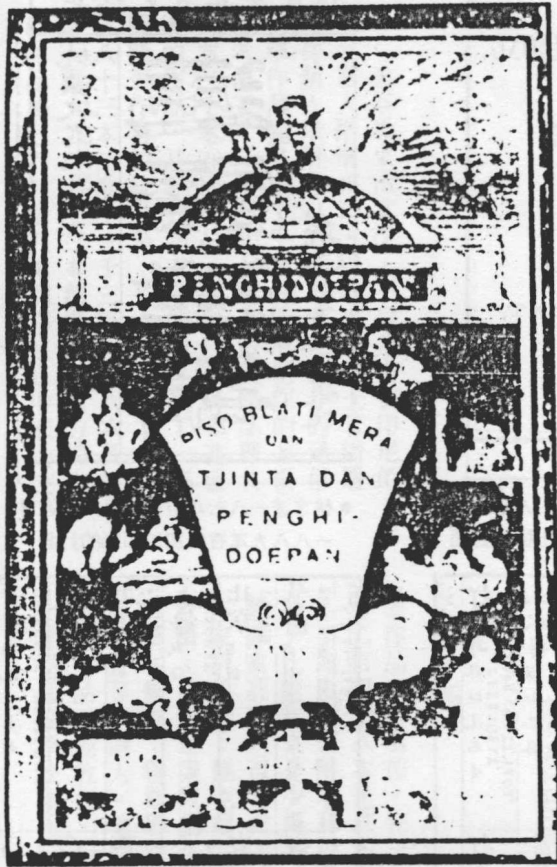
打銅司 PATANGSAY TOEKANG TENGGA	打石司 PATIOSAY TOEKANG AETON BATOE
土水司 TOEKANG BATOE BARTIJOH TOEKANG KAYOE	小匠 TOEKANG TIE TJI BADOE
屠街 TAVTI TOEKANG POTOENG BABL	洗衫人 SISILANG TOEKANG TJOE TJI BADOE
油漆司 TOEKANG TJOE TOEKANG TJOE TJI BADOE	行交 OHAING PALAYARAH
地理名收 FASAL NIEH OF KAW CENG	

●林才達所著《馬來由通書》的內頁

中國 TONGKONG SEBETI TINA	廈門 EMOEY	福州 HAYUW TIOE	上海 SANGHAY	北京 PEKAY	蘇州 SUNSOEK INDIA	廣東 HOKIAN	福建 HOKIAN

文學作品的時候開始的。約斯阿地利亞地先生在其卡加馬達大學的一篇碩士論文裏，曾做出粗略的調查。在郭德懷的小說《來自芝根邦的玫瑰花》一書中的詞彙計有：荷蘭語八十七個詞；順達語（西瓜哇方言）六十個詞；英語十四個詞。在該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小說裏，就沒有統計，到底底進了多少他自己的中國語。很明顯這些語言在各大城市裏的市民之間開始發展起來。而在當時，貴族階層暫時還使用方言或者荷蘭語。至於貴族馬來由語只是在學校裏傳授。也就是這種語言被荷蘭殖民地政府強制規定為官方正式語言。知識分子階層就是使用這種語言。儘管如此，這種語言在學校範圍內及當時的馬來由人間運用得有限。明顯的例子，當時古都士的縣長夫人對於一本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婦女雜誌《東印度之婦女》所採用的貴族馬來由語和荷蘭語的反應是，她要求該雜誌要「使用人們平時用的交際語言，使得那些未曾在學校學過貴族馬來由語的爪哇婦女們能夠閱讀」（摘自米拉西達爾達一九八一年《分色鏡》雜誌。譯者按，米拉西達爾達的中文名是歐陽春梅）。這裏所指的交際語言，就是上述的通俗馬來由語或者集市馬來由語。而貴族馬來由語的地位，差不多與各地的方言一樣。

通俗馬來由語活躍於民族間與種族間相互來往的各大城市裏。在大都市裏荷蘭語與地方方言不可能成為交際的語言，因為要使用荷蘭語需要相當高的教育程度；而地方方言又只限於土著，它又不能擺脫其傳統遺產。比方說，居住在巴順丹地區



● 《生活》文學集誌的封面一九二五年正月號（第二十六期）



● 《小說》文學集誌的封面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號（第九十五期）

的華人，他們只懂得順達語，他們很難要跟講爪哇語的三寶瓏朋友交談。因此華人之間的來往就必須使用雙方都能理解的語言，那就是通俗馬來由語。

荷蘭人、土著、華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在他們居住的城市裏的文化生活中，使用通俗馬來由語來溝通思想，這就合乎情理了。

這種語言的普遍性，可以從十九世紀中葉的新聞報紙上看到。最早的報紙是用爪哇語在一八五〇年間出版。但是用通俗馬來由語出版的報紙就更多了。用這種語言的小說最初是在報紙上發表，然後結成集子出版。吳炳良寫的小說《羅分貴》在一九〇三年出版，被人們稱為「摘自柏達維日報的吳炳良作品」。在十九世紀被華人、荷蘭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所使用的通俗馬來由新聞語言，就是這種普遍性的語言是十九世紀人們交際所使用的語言。

為甚麼他們首先使用這種語言並在現代文學形式上出現。這個問題可以得到答覆，那就是荷蘭人階層、華人階層和阿拉伯人階層，在當時擁有足夠的資金出版報紙和書籍。相反的，土著階層不曾擁有資金來出版報紙。到了本世紀初迪爾多阿帝蘇約先生在伊士蘭商會的協助下才能夠出版一份報紙。擁有資金的華人階層才有可能出版他們所需要的報紙和書籍。

華人階層的這種文化更容易結合那些進入印尼各大城市的西方文化。這個華人階層的作家許多是在印尼出生的，甚至於有的已經在印尼生活了好幾代。因此他們的文化想跟他們祖先的文化貫通，已經不



●梁友蘭(一九〇四—一九七二)



●(列國誌)(一八八三劉文昌譯)
注意一下，馬車和馬伕的帽子皆歐
洲式，很有趣

可能；而他們想跟土著文化貫通，也不可能，因為他們也不跟土著在一起生活（在城市裏總是存在着唐人街）。他們這種「漂浮」的文化，最後併入荷蘭文化。荷蘭文化它是西方文化在印尼的代表。這些華人階層更有可能去學習活躍於荷蘭殖民地政府中心的各大城市的西方文化。其結果使他們更早地接觸西方和中國的文學翻譯作品。

我們設法去調查這種文學的出現，促使我們對這種發展得多姿多彩的文學的歷史，去研究其時期的劃分。需要記下的，即自印尼獨立之後，通俗馬來由文學逐漸地消失，而在這十年裏已經完全消失。這樣馬來由語和馬來由文學在我國的文學史上結束了。其處境像在印尼的其他古典文學一樣。現在這種語言只能在閱讀他們的作品時才能見到。作為一種已經死亡的語言及其通俗馬來由文學已經變成真正的歷史對象，需要我們進行客觀的考查研究。

這種文學甚麼時候開始和甚麼時候結束？關於這種文學起初還很模糊。郭約翰在一九八〇年寫了關於馬來由華人文學的論著。梁友蘭也是如此論述過。他們兩個人都認為這種文學結束的時代是一九四二年，即日本統治時期。而考爾丁·莎爾門持不全的看法，認為結束於一九六〇年初。在她的《馬來由語裏的土生華人文學》（圖書局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裏，她說在敘事詩《孔習的詩》裏，內容是講述關於一九四二年走私的故事。這部原作品存於雷登（譯者按，荷蘭的圖書館）。不過只是不清楚該敘事詩的作者，或許是華

人寫的，或許是印尼人寫的，或許華人要求別人代寫的。當時有一種特別的現象，就是在那個時代可以向「詩匠」「訂製」作品，創作講述重要事件的敘事詩。

大約在一八七五年才開始出現的作品，無論如何仍然還是使用舊文學的詞彙，特別是敘事詩的形式。華遜先生（英國人）說，《紅蜘蛛》已經在一八七五年出版（請看幾星期前在這家報紙上所寫的文章。譯者按，刊於一九八六年六月卅日，已譯出。譯文見《香港文學》一九八六年第二十期）這就是我們最早看到，被西方文化所影響的現代作品。這是翻譯或者改寫的作品。後來變成不提及原著及作者的習慣，甚至於連翻譯或者改寫者也不提及。其實無論如何，最少也應該提及翻譯者或者改寫者。

翻譯西方文學的潮流，在華人出版界，一直保留到本世紀初。被翻譯的作品計有：笛福的《羅濱遜漂流記》（一八七五）；朱利斯·費尼的《來自伊士坦堡的秘密物品》（一八八四）和《費里爾霍克的故事》（一八九〇）和《八十天環遊世界》；大仲馬的《基督山恩仇記》（一八九四—一八九九）；費尼的《米確爾斯羅國夫》（一八九六）；還有李金福翻譯的保爾邵尼烈的作品《佛蘭柏可上尉》（一九〇八）。

在一八九七年開始出現的，以印尼問題為背景的小說《達西瑪姑娘》，是由佛蘭西斯所寫的。這部小說的出版，開始了通俗馬來由的另一個時期。這就是真正的通俗馬來由文學出現的時代。這樣我們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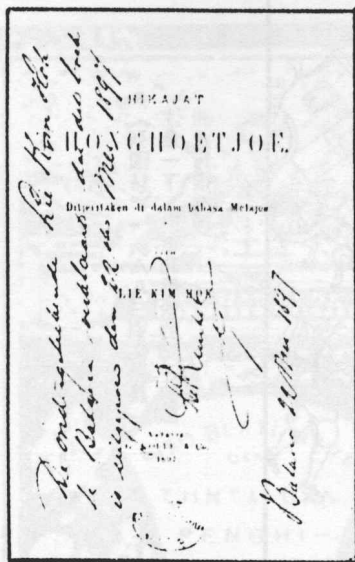
●一九〇七，李金福翻譯小說《復仇》的封面，小說原作者是王仁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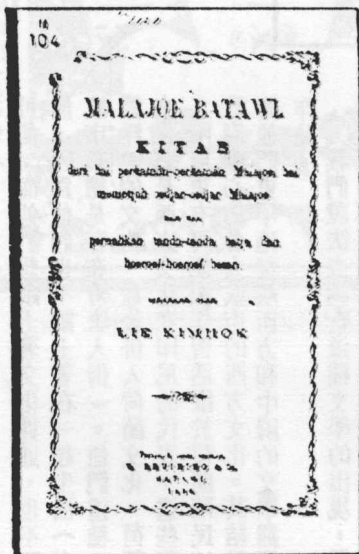
●李金福（一八五三—一九二二）



●《孔夫子的故事》李金福著（一八八七）



●李金福所著《馬來由語法》封面



以得出結論，從一八七五年到一八九六年是現代通俗馬來由文學的翻譯時代，或者是開創時期，也可以說現代通俗馬來由文學的出現的準備時期。在這個時期，由從注入現代西方文學的翻譯作品（一部分是中國文學），走向創作西方式文學的正式通俗馬來由文學。

這時期的作家是華人和荷蘭人。華人的主腦人物是著名的李金福；而荷蘭人中的主腦人物是H·D維克爾，他就是作家F·維克爾的父親。

一八九七年出現了小說《達西瑪姑娘》。跟着F·維克爾翻譯了默拉蒂·凡·牙發的《從奴隸到成爲皇帝》（一八九八）。雖然這一篇也是翻譯作品，但是已經涉及到到印尼的問題（溫東蘇拉巴蒂的歷史）到了一九〇〇年才出現短篇小說，像邦克瑪南的《左納的故事》；H·康默爾的《西蒂愛西的故事》；《白娜姑娘的故事》《莎麗根姑娘》《孔香娘夫人的故事》。從廿世紀頭十年到一九一二年，出現了由荷蘭人、華人、土著和土生荷蘭人所寫的正式文學作品。他們是：邦克瑪南、維克爾、康默爾，跟着就是：迪爾多阿希蘇約和瑪斯·瑪爾國·卡多迪克羅摩。這時華人也開始寫小說，像吳炳亮（小說《羅分貴》）張振文（小說《黃西的故事》）黃瑞堂（小說《阿米拉姑娘》）鄭登懷（小說《爭奪財產》）等其他。

很清楚通俗馬來由文學是從一八九六年開始。後來到了一九〇〇年才開始發展起來。其作者多是荷蘭人、土著和土生華人。而非華人作家更多，作品也一樣更多。



●包永安（一九〇四—一九八一）



●以羅馬諾為筆名的林慶和畫像



●史立筆（一九〇一——）

。從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一二年，可以說是通俗馬來由文學的覺醒時期。這時期是多種民族的作家，用當時相全的交際語言來創作現代文學。

在一九一二年以後，荷蘭人和土著開始在通俗馬來由文學裏衰退。自一九一二年起在這種文學裏華人作家佔絕對的優勢，一直保持到一九四二年。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四二年，可以說是發展時期，尤其是以通俗馬來由語的馬來由華人文學。這時出現了一批著名的作家像潘春發、潘春懷、陳文金、張振文，他們在覺醒時期就已經出現。朱茂山、張聿瑞，將在新到來的時代發展起來。還有楊端英等。而在土著中只出現瑪斯·瑪爾國·卡多迪克羅摩和斯馬溫（卡迪隆的故事）。這時期土著和荷蘭人的優勢逐漸衰退，其原因可能是荷蘭殖民地政府通過圖書局發展被官方承認的土著現代文學。為甚麼荷蘭人也衰退了？可能與當時的政治局勢緊張有關，已經開始於一九〇八年的民族主義運動，到了這個時候，出現了態度更強硬的陣線來分裂荷蘭人與印人之間的關係。

在發展時期之後，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四二年就出現了通俗馬來由文學的黃金時期。這時期出現了由華人集團經營的文學月刊（一九二四）。在三十年代土著作家也跟着這樣做。這時期的作家或者作品，不管是談論荷蘭人問題或者土著問題，幾乎都帶着華人的性質。這些作家是：郭尤芬尼、林慶和、王炳樂、包求安和郭德懷，還有其他許多用筆名或者真名的作家。

一九四二年以後，日本統治時期和印

尼獨立革命時期，這種文學開始衰退，除了還有少數幾個黃金時期的作家外，只增加幾個新作家，像楊文教、林本基和陳秀才。這種文學只能堅持到六十年代。此後就不再出現以馬來由語來寫作的文學作品，盡管在當時印尼社會裏還存在着土著華人階層。只有在在一九七〇年以後，在這個階層裏開始出現以新的印尼語來寫作的作家，像瑪爾卡·德（譯者按，原名蔡良珠）、慧洛妮卡·赫（譯者按，原名陳淑蓮）和米拉·威（譯者按，原名米拉黃，姓黃，無中文名）和其他。

通俗馬來由文學簡單的劃分期期如下

- I、開創時期（一八七五——一八九五）；
 - II、覺醒時期（一八九六——一九一三）；
 - III、發展時期（一九一三——一九二四）；
 - IV、黃金時期（一九二五——一九四二）；
 - V、退潮時期（一九四三——一九六〇）。
- 前兩個時期，華人、荷蘭人和土著，三個階層之間保持着旗鼓相當的局面。後三個時期，華人階層佔絕對優勢。因此通俗馬來由文學總是被當成馬來由華人文學，像在梁友蘭《印尼華人文學》一書中所反映出的那樣。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日翻譯於萬隆
（原文刊於一九八六年八月五日《人民思潮》報第六版上）

被摒棄在印尼文學史外的「馬來由華人文學」，在一段很長的時期裏，由於被認為非正統，而不受人重視。對這種文學，開始的時候是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只有個別幾個土生華人作家文學研究者，對它進行了研究，其中像梁友蘭先生（著作《印尼華人文學》一九六二年出版）和趙灼水先生（作家兼出版家）寫了不少專論文章。在四十年代印尼獨立以後，當時著名的作家兼文學評論家布拉木恰·阿南達·杜爾先生（PRAMODJA ANANTA TOER）寫了幾篇論述印尼文學的分期專論，評述印尼從舊文學發展到新文學的過程，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印尼華人文學」的問題，評述其在印尼文學裏的地位。到了一九七一年英學者華遜（C.W. WATSON）說，這種「印尼華人文學」是「印尼現代文學的先驅」。在一九七七年旅居紐西蘭華人學者郭約翰（JOHN KWEE）在其學術論文裏堅持了關於「馬來由華人文學」的論點，但可惜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一九七九年四月在倫敦舉行了《第二屆關於印尼問題的歐洲討論會》（THE 2nd EUROPEAN COLLOQUIUM ON INDONESIA STUDIES）。在會上德列偉斯博士（G.W. DREWES）宣讀他的學術論文《圖書局及其先驅者》（BALAI PUSTAKA AND ITS ANTECEDENTS）。該論文論及「印尼華人文學」的問題。

到了八十年代，法國女學者考爾丁·

莎爾門女士（CLAUDINE SALMON）在法國出版一部論述印尼華人文學的長篇巨著《印尼華人的馬來由文學》（LITERATURE IN MALAY BY THE CHINESE OF INDONESIA）。目前這是一部研究印尼華人文學資料最豐富的著作。莎爾門女士在這部著作裏所收集到的資料達到驚人的地步，其中包括作家姓名、生平、著作和圖片。根據她的統計，這時期華人作家和翻譯家共有八百零六位，其作品計有三千零五部，從所收集的這些數字來看，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她在這一項工作上花了多少心血。這部著作開始引起了印尼文學研究者的注意。目前該書的第一部分已由德德·吳多摩先生（DE DE OETOMO）翻譯成印尼文，書名是《馬來由語裏的土生華人文學》（SA-STRASINA PERANAKAN DALAM BAHASA MALAYU），由圖書局出版社（BALAI PUSTAKA）於一九八五年在椰加達出版。對研究者提供十分寶貴的資料。

最近（一九八六年），我們發現印尼文學評論家耶谷·蘇瑪爾卓生正在埋頭研究「印尼華人文學」。他的論述文章陸續在當地報紙上刊出。我們希望能夠盡快看到他的研究成果，並希望他能夠以客觀公正的態度來評價「印尼華人文學」，使它在印尼文學史上佔有一席應有的地位。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於萬隆

中外文人名對照表

考爾丁·莎爾門 (苏尔曼)	= Claudine Salmon
F. 維克爾	= F. Wiggers
邦克瑪南	= F.D.J. Pangemanan
H.F.R. 康默爾	= H.F.R. Kommer
H. 康默爾	= H. Kommer
迪爾多阿蒂蘇約	= R.M. Tirtoadisurjo
哈夷木蒂克	= Hadji Moekti
瑪斯·瑪爾國·卡多迪克羅摩	= Mas Marco Kartodikromo
斯馬溫	= Semaun
約斯·阿地·利亞地	= Yos Adi Riyadi
郭德懷	= Kwee Tek Hoay
米拉·西達爾達 (歐陽春梅)	= Myra Sidharta
吳炳良	= Gouw Peng Liang
郭約翰	= John B. Kwee
梁友蘭	= Nio Joe Lan
華遜	= C.W. Watson
笛福	= Daniel Defoe